



留在淮河水湾

还是迹

徐 瑛 等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留在淮河湾的足迹

徐 瑛 等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3年合肥

责任编辑：梁鸿猷
夏光明
封面题签：张建中
封面设计：陈治黄

留在淮 河 湾 的 足 迹

徐 瑛等著

*

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875 字数：46,0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10102·1056

定价：0.28元

目 录

留在淮河湾的足迹

.....徐 瑛 徐建华 施培毅	(1)
童年泪.....	许春耘(53)
莲 心.....	兆 洛(61)
在大风雪的日子里.....	李松岗(65)
无声的批判会.....	许春耘(71)
帮 劲.....	兆 洛(77)
思 念.....	朱兰英口述 兆 洛整理(83)

留在淮河湾的足迹

徐 瑛 徐建华 施培毅

一九八二年七月中旬，淮河中、上游地区连降暴雨、大暴雨，水位陡涨，洪峰象起伏的山峦，挟裹着泥沙和枯枝烂叶，气势汹涌地压入阜南县境。淮北大堤危在旦夕，湾区数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阜南县立即组织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抗洪防汛大军，日夜奋战，终于挡住了洪水。淮河儿女又一次经受了特大洪水的考验，湾区人民仍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可是，有一位名叫沈恩久的共产党员却在这场空前的抗洪斗争中牺牲了！他生前是郅台公社党委副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同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沈恩久优秀共产党员、人民好干部的光荣称号，并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广大人民向他学习。但是，有人却摇头非议，这倒激起了我们好管闲事的癖性。好在沈恩久去世未久，留在淮河湾里的足迹还清晰可辨。于是，我们来到这里，追寻死者未泯的足迹。

雪地上的脚窝

春天来了，冬天还迟迟不肯离去。自然界正进行着一场寒暖交替、新陈代谢的殊死搏斗，这搏斗虽不见炮火硝烟，刀光剑影，但其激烈的程度，绝不亚于人世间血与火的拚搏。春天说：“我来了，你为什么还不快快离去？”冬天说：“我就是不想离去，看你能奈我何！”春天说：“大地是属于我的！”冬天说：“大地也是属于我的！”二者互不相让。春天用她的不可战胜的力量——绿色的生命，悄悄地向冬天发起一场全面的进攻：柳条儿绿了，麦苗儿青了，草种儿萌动了，冬眠的虫儿甦醒了，连吃奶的毛孩子都闻到了春天的气息，举起胖乎乎的小手，撕扯着头上的厚棉帽儿。冬天呢，转而以攻为守，向春天进行着最后的反扑——这不，一九八二年阴历正月十一立春，正月十三这天居然又飞舞起一场鹅毛大雪。

雪花纷纷扬扬地飘着，染白了树枝，染白了房舍，染白了田野，染白了淮河两岸的堤坝……古老的淮河象一条在风雪中飞流的玉带，又象是一首朦胧诗。一条条木船，鼓满了白色的风帆，悠悠地飘流着。这是一幅生动的水墨画，倘若你是一位多情的诗人，面对这幅水墨画，说不定你会诗兴大发，情不自禁地

吟诵一篇“雪照淮河”赞美诗。可是，当你看到纤夫弓腰驼背、背着长长的纤绳，沿着弯弯曲曲的河岸，在风雪中艰难地跋涉，你又作何感想呢？你那田园诗的逸情，将会化为对淮河苦难历史的回忆吧。相传，禹王治水时曾经在这一带挽过船（也就是拉纤）。禹王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成为中华民族国而忘家的佳话。但他终究未能除掉淮河的水患。直到数千年之后，确切地说，那是一九五一年，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古老的淮河旧貌换新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那种原始的小木船迄今还在淮河上行驶着。船民们还在风雪中一步一喘地、象当年大禹那样地背着沉重的纤绳……啊！善感的诗人，切不要让这条古老的小木船挡住视线，你看：纤夫们的脚下——在那荒芜的沙滩上，船民们修的几艘水泥机帆船即将下水试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鸡鸣听三县的淮河湾里也在悄悄地变化着。虽然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在这里听起来是那么遥远，但多灾多难的湾区人民毕竟看到了生活的亮色。

嘟——一阵汽笛的鸣叫，一艘客轮逆水而来，平静的河面上掀起一道道波澜。这是一艘只能乘坐数十人的小客轮，它比起远洋巨轮当然微不足道，但它出现在偏僻的淮河湾里，出现在纤夫们背后的古旧的木舟群里，就显得别有一番生气！

客舱里，沈恩久和他的妻子刘廷芳临窗眺望。沈恩久身材高大、脸方、嘴宽、唇厚，好一副湾区农民形象。他身体较胖，但不是壮年人走向老年的那种通常的“发福”，而是一种虚浮的样子。刘廷芳体态纤弱，苍白的椭圆脸上虽皱纹密迭，但还依稀可见她为姑娘时的俊俏容貌。夫妻俩默默无语，各人在想各人的心事。

雪花飞棉扯絮般地在窗外飘着，她身上一阵战栗，不由向丈夫身边靠了靠，她轻轻摸了一把他身上的衣服，心里悄悄埋怨着自己：出门时为啥不给他多带一件衣服呢？离家时气候是那樣的暖和，眼看九尽春来，谁料到又下起一场大雪？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下边紧连着的一句话她不愿再想，那是很不吉利的字眼。怎奈人的思绪象淮河里的流水，流淌起来就没完没了。河湾里筑起一道河堤能挡住水的流动，人的脑壳里却不能筑起一道土坝堵住意识的流动。她越是不愿意往下想，下边的几个字越是要钻进脑海——“人有旦夕祸福”。

几天前，她要丈夫陪她到蚌埠去看病，因为近年来，她总是觉得身体不舒适：四肢无力，腹部不时地隐隐作疼。时值春节期间，丈夫总算答应了。夫妻俩来到蚌埠。生长在淮河湾里的刘廷芳第一次走进车水马龙的闹市，心里只感到又新奇又惶恐。宽阔的淮河

路就象涨水的淮河湾。各式各样的人物和各式各样的车辆组成的滚滚浪潮，一片喧腾。丈夫护着她，好不容易走出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一座弓型的大桥上。她气喘嘘嘘，丈夫也上气不接下气，夫妻俩手扶着大桥的水泥栏杆稍事歇息。忽然，一声惊天动地的呼啸，把他俩都吓了一跳，原来桥下流动的不是清清的河水，而是一列风驰电掣般的火车。她被城市里的一切弄得眼花缭乱，头昏目眩。他们走下桥头，步进一家医院：哦！看病的人真不少。她赶紧去排队挂号，她多了一个心眼，悄悄为丈夫也挂了个号。不是她多此一举，这两年她总感到丈夫身上有一种不吉祥的征兆，他越来越胖，别人说他是老来发福。她乍听到这话时心里也颇感欣慰，天下的女人没一个不喜欢别人称赞自己的男人的——除非她不爱他。有一次，她暗暗用手指往他小腿上捺了一下，印下去的手指窝儿久久不能平复。这哪是发福，明明是浮肿呀！夜间，她留神观察，发觉他的呼吸同过去不大一样，过去躺在床上呼吸是那么均匀，那么舒畅，而现在却是紧一阵，慢一阵，还时不时地长吁短叹。她不懂医道，只是用一颗怜爱的心在观察丈夫的健康状况，内心感到十分不安。她问他是不是感到身上什么地方不舒服，他总是摇摇头，淡淡一笑，然后又背起那只破旧的帆布包，匆匆忙忙地走出家门。切莫小看这小小的公社副

书记兼管委会主任，万户侯哩，肩上担负着党和人民交给的重任，湾区社员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婚丧嫁娶，甚至连母鸡下蛋的事，他都得操着心哩。他走村串街，把温暖送给千家万户，晚上回来时又带着满身尘土和一双浮肿的腿……她看着丈夫日渐虚弱的身体，一次次劝他到医院去就诊，他不是回答“没啥、没啥”，就是等“明天、明天”。过不完的今天和明天，天天都未能走进医院的大门。要不是设计让他陪自己来看病，还不知他要拖到驴年马月才能检查一下身体哩。

排队挂号，排队就诊，排队付款，排队化验……整整折腾了两天，医生终于给他下了诊断结论：高血压（低压170，高压220），冠心病。医生本想收他住院，可住院部通知，暂时没有床位。医生只好歉意地建议他回家休息治疗。临别时，医生悄悄嘱咐刘廷芳：一定要护理好丈夫，因为这种病时刻都可能夺去一个人的生命！

惊骇、昏眩、忧愁、忍耐……泪水夺眶而出。“人有旦夕祸福”，她以往虽然意识到他健康欠佳，但未曾料到他的病情竟如此严重……

她偎依在他身边，想用自己的体温为他驱散寒冷。她望着他那黑黄而虚浮的面孔，心里对他又心疼

又埋怨：忙，忙，忙！一年四季忙不完，仿佛离开你这个芝麻大的官儿地球就不转啦！自从乡下实行责任制，有的公社干部整天呆在家里帮助老婆干农活，不到领工资那天不进公社大门，日子过得舒舒坦坦。你哩，却比大呼隆那会儿还忙，扶助这家脱贫，帮助那家致富，就是不想着给自己治治病！俗话说：“山难改，性难移”，几十年你就是这么个怪脾气。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记得土改后那年，庄户人分了房子分了地，有的村干部就革命到头啦！打土匪、闹土改的积极性象洗衣盆里的肥皂泡，转眼工夫就无影无踪了。可你哩，整日价背着一杆大枪，忙得脚底板不沾地。有一天夜里，天也是这般冷，也是下着大雪，东北风刮得象刀子，你到乡里去开会，俺伴着一盏棉油灯，一边纳鞋底，一边盼望着能听到门外的脚步声。可是左等你不回，右等你不归，等到鸡叫三遍，还是不见你的人影儿。那年月淮河湾还经常有土匪扰乱，莫不是你出了什么事儿？老奶奶一边念叨一边哭，俺为你把一颗心都提到嗓眼里。等呀等，盼呀盼，谁知你这个冤家散会回来时迷了路，遇到“鬼打墙”，摸到乱坟岗上冻了一夜。天晓明你回到家里，胳膊腿冻得象四条棍，浑身冰冷得象块铁陀螺。老奶奶心疼得抱着你号啕大哭，俺把你捺到被窝里，忙着为你熬姜汤。谁知你喝下一碗热汤，身上刚有点暖气

儿，忽又翻身跳下床，背着那杆大枪又钻进风雪里……你呀，你呀，几十年都是这样，把个力壮如牛的好身板摆置成这样。怪谁哩！快五十岁的人啦，你不惜疼自己，也得为妻子想想，就是不体谅妻子，总也得为咱那一窝孩子想想，小亚军今年才十一岁，你不最疼爱他吗？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你让俺娘们……这一回可不能再由着你，回家后就得去住院，真不想住院就在家治疗。按时吃药打针，早点休息，搞好营养……总能把你的病治好。你不是常给孩子们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吗？今后你也得好好保养自己的老本儿……

“老本儿”？一个人可不能光吃老本儿。这两年吃老本的人愈来愈多，还有人靠老本儿到处讨价还价。有的人不仅吃自己的老本儿，还千方百计地挖社会主义墙脚，胃口大得很哪！中央文件上说要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不抓不得了哇！前不久，县里开区社干部会，让咱们去看那些违反纪律盖起来的小庭院，好不阔气！中央三令五申不准侵占耕地，不准干部盖小庭院，这些人把中央的指示当成耳旁风！据说有的还是领导干部盖的，是有几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哩！共产党员和党中央不一条心，岂非咄咄怪事！……哟！前边不是刘台大队吗？你看社员们住得多么

拥挤，庄台子筑得太小了，很多人家还住在丈余宽的堤坝上，房子又小又矮。这两年社员们虽说手头上活泛了一点儿，可是还盖不起象样的房子。再说这里是蓄洪区，筑一座庄台不容易，宅基金贵呀！住在所谓自建的宽敞的小庭院里的同志们哪，你们应该到俺们湾区来看看，跟社员们居住的条件比一比。你要是还有点群众观点，你在那么阔气的小庭院里咋能睡得着呢？！俺自己就常常睡不着，总感到自己工作没做好，对不起党，对不起淮河湾里的乡亲们。过去那些年，想为群众办点好事也不能。一九五九年，自己不就是不愿跟着人家屁股后头放高产卫星，才被打成“右倾”，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吗？现在，中央制定一条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的方针，这下总可以放开手脚领导大伙好好干了吧？可是工作还是不好做，障碍还是那么多，总有人想着法儿捣乱。譬如有的靠造反起家、现在还在台上的人……算了，咱一个小小的公社副书记可管不了那么多事——不是回避矛盾，人家神通广大，咱不象包龙图，手里没有龙头铡、虎头铡，没法子治人家哩。咱还是从自身做起，想法子多为湾区人民办点好事吧。这座庄台要筑得大一些、高一些，要尽快让居住在堤坝上的群众搬到庄台上去住。刘台段堤坝过去漫过水，是一段糟堤，要设法加宽加固。这事要找大队书记王永刚琢磨，先搞个计划，然

后再跟水利部门……噢！心里咋这般难受，莫不是高血压、冠心病又在作祟？怪不得这两年总感到气短、胸闷、头晕、无力，原来是这种病缠磨的。住院？休息？这种病又不是什么急性病，住个三天两天就能把病治好？至少要住三月两月。不行！那么个能吃能喝、能走能动的大活人，一天到晚躺在床上没事干，还不把人急疯？！恐怕没病也会躺出病来的。反正带回的有药，按时吃药就是了。哎呀！医生跟亚军妈悄悄说些什么？亚军妈的脸色咋忽然变得那么难看？怎么还抹眼泪？女人的心眼儿就是窄，高血压、冠心病又不是什么癌症，还能治不好，还用得着哭鼻子？就是得了癌症也用不着哭哭啼啼，哭就能把俺身上的病哭掉啦！什么？生命……危险？你这当医生的可不兴吓唬人，亚军妈本来就胆子小，她身上也有病，你要是把她吓坏了怎么办？俺那个家可全靠她支撑着哩。有什么话应该直接跟俺说，跟她唠叨个啥呢？怕增加病人的思想负担？嘿嘿，你这又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有病就治，治不好大不了是死——不！现在可不能死。俺今年还不到五十岁，不说“衣禄未尽”，世间还有好多事要做哩。前二十年想做的事没法做，现在党中央给咱指明了方向，要解放思想大干哩。俺哪能就死呢！现在要为四化多做事，到本世纪末四化实现的时候，俺还想享受社会主义的清福

哩。到那时候，俺还不算老嘛，才不过六、七十岁嘛。五保户魏凤朝老大爷八十多岁身板还挺壮实哩，接到俺家里过年还自个儿能走哩。俺要活到他那个岁数，国家会有多大的变化呢？咱淮河湾里该有多大的变化呢？只要湾区人民家家都能过上小康的日子，个人就是早死——不，不，今天怎么啦，怎么老想这个不吉利的字眼儿？好好工作，也要好好治病，有了好身体，干四化才更有劲儿……

汽笛一声长鸣，轮船慢慢向码头靠拢，郅台公社到了。几位准备下船的旅客在整理自己的东西，沈恩久也站起身来伸手去拿他的帆布包，刘廷芳一把紧紧抓住丈夫的衣襟，嗔怪地说：“你迷了，这是郅台，不是桂庙，慌啥呢？！”

沈恩久从上衣兜里取出一张去桂庙的船票递给妻子，微笑着说：“你先回家，俺的船票就买到郅台。”

刘廷芳大吃一惊，原来他买票时就存了这个心！她盯着丈夫，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再也不能依着你，咱回家去。”

“你看雪下的这么大，同志们回家过年不知回来没有，我得到公社看看去。”

“你还是不准备去住医院？”

“慢性病，住不住院没啥要紧，反正带回来的有

药。”

“不住院也得回家休息。”

“天一放晴，春耕大生产就要开始了，我满心都是事，哪能在家里躺着？俗话说：‘走病卧疮’，身体经常活动着，对俺这病有好处。”

“你说得再好听也不能让你在这里下船，后天就是正月十五啦，孩子们都在等你！”声音里充满了哀怨和怜爱。

“过几天我就回去，这糖果给亚非带去，快开学了，督促他做作业，别贪玩。”

船靠岸了，旅客们惊奇地望着这一对难舍难分的老夫妻，廷芳只得松开了手。

“你也要按时吃药，多保养身体。”老沈边说边走出船舱。当他跳下船头的时候，双腿打了个趔趄。

轮船又开动了，刘廷芳站在船头，望着他那被雪花扑打的背影，心里感到一阵酸楚：“他爸，你别忘了按时吃药，让巨侠再给你量量血压！”

雪花不紧不慢地飞舞着，北风冷嗖嗖地刮着，他回头应了一句，向妻子挥了挥手，然后一步一步往公社蹒跚地走去，雪地上印出一趟深深的脚窝……

“补钉”干部

巨侠是沈恩久的大女儿，在郅台医院当保健医生，但她却没能保护好爸爸的身体——不是她不心疼爸爸，是爸爸不知道爱惜自己，当女儿的也毫无办法！爸爸为了这座医院的建设，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费尽了心血，方将一个破破烂烂的医院整顿得有条有理，面貌一新，使一个出名的“老大难”单位跨进了全县卫生先进单位的行列。这座医院使许许多多被疾病折磨得生命垂危的人恢复了健康，而领导建设这座医院的沈恩久身患重病却不愿躺在这里稍事休息。栽果树的人为了培育果子从不吝惜自己的汗水，果子成熟后又把最甜美的果子献给别人。沈恩久正是这样。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间，静静的淮河上空铅云密布，冷风凄凄，座落在淮河左岸的郅台医院在寒风中摇摇欲坠。倘若几间破屋里不是挂着几只落满灰尘的听诊器和一些乱七八糟的药瓶，说不定你会认为这是一座早已废弃的牛棚、猪圈——院子里到处是垃圾、粪便，一阵风吹来，鸡毛、废纸满天飞……有人迫不得已到这里来就诊，看病找不到医生，付钱找不到会计，取药找不到司药，打针找不到护士。老百姓给它送了个外号，称为“四喊医院”。一座医院怎么会弄成这等